

## 微博时代

● 比世风日下更可怕的就是这种世风日装，有些动不动就呐喊取关、踏娘诛浪打小三的朋友，只是精神上的早更族。

（鹦鹉史航）

● 并不是很能理解所谓的读书会，还是觉得读书是很私人的事情——就像在洗泡泡浴，肌肤和泡沫的接触叫人怎么和别人分享？

（imaxco）

● 大多数人一辈子要接受几个现实：父母是普通人，自己是普通人，配偶是普通人，子女是普通人……普通的一生，也并不容易。

（NeverTilt）

● 发布会看了几次以后发现是一个套路，就是俩事儿，我们最牛，我们最委屈，为什么我们最牛呢，因为我们最委屈，为什么我们最委屈呢，因为我们最牛。就讲这么几个事儿。

（howardSU）

● 父亲节和母亲节的时候就别在父母压根看不到的微博朋友圈里发“妈妈是个美人，岁月你别伤害她”、“最爱我的那个男人娶了最爱我的那个女人”这种话了。有钱的打钱，没钱的打电话。

（臬兀）

● 宫欲骗其势，必先利其器。

（非主流氓）

● 好看的皮囊扫黄打非，有趣的灵魂账号违规。

（佚名）

● 今天干了一件蠢事，在大风中抽烟，一颗火星飞进了左眼，烫的眼睛疼，看东西还雾蒙蒙的，请问这样会让我变得眼熟吗？

（大望鹿转）

● 今天早上才发现，我爸把全楼的住户的每天早晨出行时间整理统计了一下，然后得出一个“绝对不会在电梯里碰到其他住户”的最佳早晨坐电梯时间，他这为了不和邻居打招呼真是用心良苦……好厉害！服气！

（形散神更散）

高考不仅是一场考试，更是一个话题。成绩下来以后，追热点的自媒体们在指点考生们怎么报志愿，朋友圈里在晒成绩，连门口卖肉夹馍的大妈跟顾客搭讪的话题都是：“这回高考状元咋让高新一中给夺了？”在这样如火如荼的背景下，如果不随波逐流地关心一下高考话题，还真需要很大的定力呢。

薇表姐的娃参加了今年高考，她在朋友圈里却只字未提，也许因为她就在风暴中心。薇表姐说，她娃的分够上二本，本来想着今年像发射卫星一样把孩子送走，可是，孩子坚决不报志愿，一心想复读，表姐很纠结，又没法跟表姐夫讨论，对表姐夫的老人家而言，孩子能考上西北五省最大城市的大学，已经是喜从天降

## 六一真好

六一儿童节刚好是周五，S小姐的学校连续放了三天假，小姑娘高兴坏了。

一大早，我们就去儿童公园。之前我和S小姐做了约定，每次去公园，只能玩一个游乐项目，所以我们在玩了空中飞机之后，就决定随便走走看看。

在公园里走了一段路，人很多，却没遇到一个同学。我就跟S小姐说，“估计你同学都在家里写作业呢。”S小姐马上反驳，“今天儿童节，还写什么作业啊？今天，就是要疯玩！”

后来遇到了同班同学小熊，两个小姑娘开启了疯玩模式，又想去划船，又想玩碰碰车，还想买糖人……小熊同学的妈妈就说她，“你可不能什么都想要啊？”S小姐马上接了话茬，做起了和事佬，“哎呀，今天可是儿童节，你就满足她呗！”

一直玩到了中午，两个小朋友才分了手，各自回家。S小姐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儿童节真快乐！可惜就一天，要是能连续过100个儿童节就好了。”

## 都厉害

我给S小姐网购了一套鲁班锁作为儿童节礼物。

一拿到手，小姑娘就兴致勃勃地开始摆弄，不过拆散开很容易，装起来就难了。费了好大的劲，一个八角球还是一堆小木块。我事先研究了一下，还看了

坐牢，不是啥好事儿。但牢饭，倒不见得没好吃的。

在宋代的官场上，苏轼一向是爹不疼娘不爱的主儿。原因，无非是管不住嘴巴。性子直，张口百无禁忌，自然就容易得罪人。得罪别人还不打紧，但得罪了皇帝，可就容易掉脑袋了。

苏轼在湖州的时候，就曾乱说话，惹恼了皇帝。说起来，湖州离着都城，其实还挺远的。天高皇帝远，到了湖州，苏轼一张乱说话的嘴巴，也算解放了。苏轼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说起话来，更想什么说什么。

可人要是太乐观了，往往容易乐极生悲。

宋代的湖州，可不是什么偏僻地方。湖州乃鱼米之乡，在宋代也是重要的地方。这么重要的

## 纯真年代

相关的视频，所以就端着架子，轻而易举地帮她拼好了。

S小姐目瞪口呆，毫不吝啬溢美之词，“哎，妈妈，你真厉害，看来你智商很高啊。”

八角球装好后，有点松散，卖家解释说是因为木头太干燥了，建议我放在水里泡一晚。我把小木块放进水盆，S小姐担心得不行，不停跑过去看看，唠唠叨叨，“不会泡坏吧？会不会把木头泡烂了？”

过了两天，八角球、足球、八面玲珑和太空锁，S小姐都能很顺利地拆散再组合了。“我也很厉害的吧？哎，这个东西每次装好了就很开心，心里满满的成就感啊！”

## 失落

“我们今天发奖状了。”下午放学回家，S小姐忙不迭地把她的三好学生奖状拿给我看，我赞美了一下，小姑娘先是很高兴，立马又沮丧了，“其实，我都有点失落了。”

“领了奖怎么还失落？”

“我这辛辛苦苦一年才得了一张奖状！”S小姐道，“我们班的小郑更厉害呢！她今天竟然领到了三张奖状。一张是优秀少先

## 世语新说

### 苏轼的牢饭好不好

郭华悦

地方，皇帝的眼线自然是不少的。结果，苏轼一乱说话，就有人把他的话，传到了皇帝耳边。皇帝老儿一听，顿时大怒。

苏轼说了什么，其实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皇帝生气了。

皇帝一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严重到啥程度呢？不惜千里迢迢，派人到湖州，把苏轼绑回了都城开封。一到开封，就立马把苏轼关进了牢里。

对苏轼来说，坐牢自然不是开心的事儿。但就算是不开心，



队员的，两张是运动会的，她跳绳和跳远都是年级冠军呢。”

“真的很厉害！你也不错啦，以后向小郑学习，下次运动会也得冠军吧！”

“我估计是不行了。”S小姐更泄气了，“四个人一组跑步，我最好也才能得第二呢。”

## 撒娇病

S小姐撒起娇来一套一套的，最近学了一招，常常像无尾

猴一样吊在人身上，“我要抱抱，就要妈妈抱抱！”

我笑话她这么大了还撒娇，她却振振有词，“我这撒娇病一发作，自己也控制不住啊。”

“那你上学的时候，这撒娇病会不会发作？难道发作了，还要钟老师抱抱吗？”

“哎呀，我在学校还没发作过呢。”S小姐想了想，笑了，“我要让钟老师抱抱，估计同学们都要笑死了。”

上一条鱼。于是，只要看到鱼，苏轼就能知道，自己吃饭的家伙得搬家了。

最后，因为太皇太后的求情，这条代表砍头的鱼，总算没出现在苏轼的牢饭里。

苏轼这牢饭，说起来，规格其实还挺高的。按照宋代的刑律规定，坐牢的人，其伙食和衣物，都应该由家人送来。当然，也有例外。一个是家在外头的，总不能让人专程千里迢迢，天天来送牢饭；另一种，则是家中贫困，负担不起牢饭的。而这两种，则一律由官府，承担负责犯人的衣食问题。

当然，这两种情况，苏轼都不属于。人在牢中，前路茫茫，也唯有丰盛的牢饭，能让苏轼暂时忘了眼前愁了。

们报账，报账的时候还得给我说好话，得看我的脸色吗？你能说我上二本的没他们上一本混的好吗？”薇姐不敢坦陈其实自己还是偏重支持娃复读的想法，如果这么说，就是否定小凌的幸福。

薇姐的发小阿毛，算是薇姐朋友圈里最有主见最特立独行的，她也不建议复读，她说：“为啥非要用一个社会标尺来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呢？最重要的是找到自我！我当年不就考了个连二本都算不上的大学，你能说我现在过的不好吗？”用薇姐父母的话说：“阿毛过的可真恹恹呢，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，要啥没啥！除了换车换男友换的勤……”尽管薇姐也没少为阿毛辩解过：“阿毛是个特别有个性的自由画家，你们说的工作呀婚姻呀孩

子呀又不是她想要的！”可是如今听着阿毛那毋庸置疑的口气，薇姐却无言以对，再深入讨论下去，就会泄露自己其实也没少质疑阿毛的际遇或说是选择：的确没人好意思当面说阿毛过的不好，但转过身也没人敢倡导自家娃向她学习……这样三观不合的话，还是免谈，再谈下去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。

讨论来讨论去薇姐感觉更乱了：就像瞎子摸象，你在谈成功，人家跟你扯幸福秀自我……这哪里是咨询高考，这简直就是人性测试。在这场测试中，尽管答案各不相同，倒是有一个共同点，每个人都勇于现身说法，都只提自己辉煌的那一面，都觉得走过的路是最好的路，自己过的才是最好的人生，欢迎垂询、模仿、复制。

## 江湖脸谱

### 你能说我的不好吗

肖遥

了，管它什么985和211。大家听说这个成绩都弹冠相庆，嚷嚷着要他们摆席请客呢！

薇姐对他们的祝贺避之唯恐不及，她在中学同学群里找了学历最高的芮教授私聊这个事。自从当年的芮同学高考上了名校建筑系，一路读研读博、去伯克利游学、开设计所、当教授，她就和老同学们没多少共同语言了。令薇没想到的是，芮的建议很真诚，甚至过于实诚了：“如果不给孩子搏一把的机会，没能上名校，

圈子就变了，就堕落到另一个社会阶层了，再想上去就难了……”尽管芮教授说得已经很委婉了，薇姐还是听出了其中的鄙视链，感觉很不爽，难怪几个同学对芮教授都有微词：“芮这人太清高，不过就是上了个名校，凭啥就自以为高人一等呢？”

薇姐对面办公桌的小凌劝她说：“薇姐你别听她的，我就是个二本毕业的，二本咋了？我不是一样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吗？上一本能咋？咱公司的那些一本毕业的同事，不是还得找我给他